

我与老康是前后脚到小区操场晨练的。此前，我常在小区北侧的护城河边锻炼。一天，街坊老刘对我说，小区操场最近聚拢了很多，好像是在观察一种奇特的鸟。我说，咱们这小区周边能有什么奇特的鸟呢？无非是画眉、八哥一类常见的鸟。老刘说，那鸟据说长着花色的头冠，飞起来动作十分敏捷，轻易捉不到。

老刘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次日早晨六点多钟，我就赶到小区操场。原以为为操场上也就七八个人，哪想，等我走到东南角，只见那里呼啦啦围了足有上百人。在一处三四米高的斜坡上，种植着二十几棵柳树，五月已过，柳絮已然不在，蓊郁的绿叶几乎遮住整个天空。在外侧的一棵柳树的中腰部位，树干分成三叉，靠近结合点的边缘，有一个树洞，里边不时地有一只小鸟在往外探头。来这里的人们，大都是摄影爱好者。我看看他们手里的长枪短炮，心里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担心。我在人群中努力寻找落脚的地方，以图看个究竟。我刚站稳，身后就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我说前边那位，往外站站。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冲我摆着手。我看了看他的相机，又看了看鸟巢的位置，似乎我并没

戴胜归来

红孩

有完全挡住他的视线。我便稍稍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老者见我不怎么让步，就说，一会儿鸟妈妈飞回来，需要大角度，你那位置刚好挡住我的视线，你还是多往外挪挪。无奈，我只好倒退几步，站在老者的旁边。

老者和众多的摄友一样，都很敬业。他们或举着相机，或放在三角架上，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鸟巢。最近的摄友，距离鸟巢也就六七米，如果有人还想往前凑，就会遭到人们的呵斥。我问身边的人，是谁先发起这次观鸟活动的？一中年妇女说，也说不清楚谁是第一，好像是几个晨练的人在树下聊天发现的。本来是在无意聊天，有人用手机顺便拍了几张照片，想不到发到网上，一下吸引了好多人前来观看。

鸟巢里究竟有几只鸟，我看不清。小鸟很俏皮，一会儿露出整个头部，一会儿只露出花冠，人们变换着不同角度、姿势拍摄着。我凑近老者的相机，在镜头前扫了几眼，并没有觉得那鸟有多么好看。在这之前，我在河边的柳树、草坪上多次看到这种鸟，这鸟通身的羽毛五颜六

色，花冠有一个小拇指长，走起路来显得轻盈骄傲，只要我想凑近，它瞬间就会飞到树上。我问老者，这鸟叫什么名字？老者说，听说叫戴胜鸟，好像从以色列那边传过来的。我又问，那鸟巢里一共有几只鸟？老者说，应该是一大一小。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忽然，人群中有人尖叫：来了来了！顷刻间，只见一只大个的戴胜鸟从远处的空中直落到小鸟的身边，它嘴里似乎叼着某种食物。鸟妈妈很是警惕，在树杈上先站了一会儿，环顾左右没有被攻击的危险，它这才低下头，将口中的食物喂给小鸟。人们此刻都屏住呼吸，仔细地观察，小心地按着快门。

或许鸟妈妈也懂得人们的心思，喂完小鸟后，并没有跳进鸟巢，而是抖动开翅膀，在鸟巢的四周飞来跳去，让人觉得她仿佛是在表演独舞。

我自言自语道，要是有一只雄鸟在就好了。我的话让老者也随之附和，是啊，要是能有一只雄鸟该有多好。我问老者，您来几天了？老者说，三天。老者住在隔壁的小区，以前很少到这里来。

老者姓康，姑且就叫他老康吧。也就是我跟老康相识的第二天，市电视台来了记者，他们把戴胜

夜光杯



清悠处 (中国画) 李知弥

鸟做了电视新闻。电视播出后，小区操场人员骤增，即使是中午，也会围个二三百人。这其中当然有老康。我断断续续去了几次，时间长了，也就熟视无睹了。一天，一位作家朋友到我家门边，他经过小区操场，见围了很多，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告诉她，在树杈上有个鸟巢，住着一大一小两只戴胜鸟。朋友问，何谓戴胜鸟？我说，戴胜鸟是以色列的一种鸟，跟麻雀大小，浑身长着华丽的羽毛，头上有花冠。朋友喔了一声，说还是第一次听到戴胜鸟的名字。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半个月后，一天早晨我又到了小区操场。我原以为这里还会聚拢很多的摄友，可是，等我来到那片柳树下，只看见老康和几个散步的人在聊天。我问老康，那鸟哪去了？老康说，不知谁家的孩子淘气，趁晚上没注意，偷偷爬到树上，把那鸟窝给掏了。我又问，那两只鸟呢？老康说，准是让孩子给掏走了，要么拿回家自己养，要么就给卖了。老康说话时，显得一脸无奈。旁边有人插话，其实咱们这附近的树上，经常有戴胜鸟出现，只是现在的人们太忙了，谁也没注意那鸟的存在啊！

戴胜鸟走了。老康却没走。他把我们小区操场遛早已当成一天生活的习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看鸟，也不是为了见老康，每次来到柳树下，就都会不由得想起那对母子鸟：

它们如今会在哪里呢？它们是否还活着呢？

转眼到了这一年的七夕节前夕。某日在电梯里，碰到楼门长刘姐。刘姐五十多岁，爱跳舞，是社区里的文艺骨干。我问刘姐最近又到哪里演出了，刘姐说，为了迎接七夕节，她想编一段现代舞，正苦于没有好题材。她问我，红老师，你是专家，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我说，最好抓现实题材，不过你得容我想想。

回到家，躺在床上，我把社区的人和事像过电影似的走了一遍。猛然间，当我想到老康他们为戴胜鸟拍摄时说过的话——“要是有一只雄鸟就好了”，瞬间激发出我的灵感。我觉得，如果将那只雌鸟，再配上一只雄鸟，编成一对有关爱情的双人舞，同时融入对小鸟的呵护之情，那不是一出很好的精短舞剧吗？于是乎，我把这个想法打电话说给了刘姐。刘姐一听，说，太棒了，红老师，这个创意您千万不要再告诉任何人。

七夕节那天，在社区文化中心的舞台上，刘姐把《戴胜归来》的舞剧搬上了舞台。虽然只有短短的九分钟，观众的掌声却长达三分钟。本来，主持人在报节目单时要念编剧的名字，被我婉拒了。在演出现场，我惊喜地看到老康和许多摄友都来了，他们的镜头下自然照了许多刘姐几个人的剧照。我相信，此刻，在他们每个人的目光里，都希望那对美丽的戴胜鸟早日归来。

新店民族路的黄昏市场，是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每周六下午三点半左右，精彩的海鲜抢购战，在此热烈登场。两张长桌拼成的柜面，四周人墙围堵，无论想踮起脚跟还是找个缝隙钻进去一探究竟，除非有缩骨功，基本很难。

第一回引起我好奇和兴趣的，是卖鱼郎的洪亮嗓音和利落身手。当时天色已近黄昏，人潮渐散，三分之二渔货已销售一空，剩下最后三波叫卖声：“新货到！新货到！鳊鱼饺、虾捲、芋头丸，一包一百块，煮火锅最好吃！”肉鼓鼓的一张圆脸，卖鱼郎高举双手，笑嘻嘻地亮起一包包冷冻加工品。说时迟，那时快，同时有五个人拿出千元大钞使劲儿挥动着，卖鱼郎不疾不徐，将冷冻包一一递给买主。身旁一位白发阿嬷，负责收钱、找钱，身手快捷，肯定也是身经百战。

这位身材精瘦的老阿嬷面前搁一个红色中型塑胶桶，里面塞满花花绿绿的纸钞，眼看就快满出来了，原本手上握住的一大把红色塑胶袋，这会儿也剩没几个了。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卖鱼郎年约四十许，五短身材，一头黑发覆著刘海，龙眼核那般黑亮的小眼睛一转，笑出一口白牙，看着是既精明又灵活。他的嗓音粗犷中略带沙哑，国台语双声带混搭，滚瓜烂熟的讲稿也似，语言颇具煽动性：

挪威鲑鱼片五片两百元(新台币)！黄鱼四条五百元！冰岛鳕鱼四片五百元！

干煎、红烧、清蒸、煮汤！样样滋味鲜美。鲑鱼骨一包一百元，虱目鱼肚四个两百元！吃了心情好，吃了还想再吃！围观的人群似乎多熟客，聚精会神，面露喜色，看中的鱼货，出手极快，几乎是用“抢”的，取了鱼，付了钱，各自露出满足的表情，十分快意。

鱼都新鲜吗？我轻声询问旁边一位老先生，他点头微笑：“老板是三重过来的，货色齐全，新鲜又便宜，你看这么多人买，都是懂行的啦。我老婆每个周末都要我早点来抢！”

第二次，我提早到鱼摊继续“观摩”，没想到，挤都挤不进去！只好站在公寓的楼梯间，卖鱼郎暂时成了“说书的”。

“海参没有了。大姊，下次不要带奶奶出去玩啦！害她买不到海参！”卖鱼郎玩笑似的对老主顾说。

“墨鱼干鲍鱼一个两百元，都拿到了啊……这一千块钱是谁的？要找钱哦……”

一箱箱装在保丽龙盒子利的鱼货，堆叠在走道上，随着卖鱼郎的吆喝，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火速递上，各类鱼货就这样一箱接一箱地卖。特别是整条泡在水中解冻的肥美鳕鱼，在他利落熟练的刀工下，整整齐齐一块块排放鱼篮里，更是引人垂涎。

四片五百！比起其他菜市场鱼摊，价钱几乎便宜一半！如此一来一往，袋装鱼与钞票齐飞，我也“眼睛吃冰淇淋”，看得很过瘾！

落雨

吕晓滨

人梅了，有朋友在浸梅子酒。我的绿萼从来不结梅子。三年前在水果湖看到一盆结了梅子的绿萼，问价不过一百二十元，和当时贵到天上去的菖蒲比那叫一个便宜。想到搬回家要过江，太麻烦，没有买，至今后悔。

落雨的夜晚，人总有些幽幽的。很多年前吧，写了一篇夜雨寄自己。那会儿矫情，想到此生连个可以寄封书信的人都没有，感觉悲凉，不免发个牢骚，说点怪话。何至于啊。谁又真的有那样一个人？谁不是有话只能寄给自己？再说又有什么话好说，默默过自己的就是。

稀里哗啦，雨下大了。



又近高考发榜时。前些时见晚报“新民眼”有一篇评论文章，说是深圳一所民办学校，与河北某著名中学以合作办学为名，从该校引进尖子学生，这些学生被称为“清北临界生”，由于河北考“清华”、“北大”的尖子学生密集，他们在河北参加高考被“清华”、“北大”录取的机会不大，而在广东参加高考，录取分数线要低 20 多分，录取概率大得多。

这种“高考移民”，可谓趣事一桩。不过我听到过更为奇葩的。有一位美国妈妈，对女儿考大学一事是“事必躬亲”，连入学申请表也帮女儿代填。结果女儿迟迟等不到入学通知，这位妈妈一次又一次打电话给学校询问，校方告诉她女儿的成绩单和申请表上的信息不一致。

原来，这位妈妈太沉迷于女儿的事宜，以致在申请表上错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其实她的女儿各方面都不错，即使妈妈什么都不管，她也照样能被学校录取的。

做父母的希望孩子受到好的教育，有一个美好的前途，这是很合情理的。但有时下的问题是众多父母过多地、过早地规划自己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是一周几次兴趣班，平时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高考时为了进名校不惜“移民”，上述深圳民办校之弊，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前几年，更有家长把孩子的户口迁到西藏、青海、新疆、宁夏等有国家政策扶持的地方去参加高考。

“规划孩子”之所以普遍，有其社会原因。有一种称谓叫“回收梦想”——父母年轻时没有读名牌大学，就千方百计地想让孩子进名校，他们把自己的身份和孩子的融成一体，把孩子的成功看成是自己的成功。

回收梦想

周炳揆

体“回收梦想”的愿望特别强烈。二十年前，我参加同学聚会，餐桌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某某的孩子考上了某某大学，某某的女儿“托福”考了 620 分等等。只要有孩子考取名校，做父母亲的就以孩子的成绩为荣。这不足为怪，但是，这类聚会往往会引发互相攀比，会给孩子年龄尚小的与会者无形的压力，最终，这种压力会转移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我有一同学的女儿当年准备读护士学校，因为有助学金，她的母亲受到同学聚会气氛的感染，执意“回收梦想”，一定要女儿改变志愿，报考名牌大学。但是，经过“家庭战争”，女儿胜利了。现在她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工作，两次被派往国外培训、工作，还出版了一本专著。其实，读名牌大学和职业生

涯的成功并不能划等号。有一篇研究报告谈到：职业生涯的成功，更多的是取决于学生对所读专业的喜欢程度，以及他们对学校研究项目、课外兴趣和实习的热衷程度等。

现今六十岁到七十多岁的人，他们的正规教育曾经蹉跎失意了大半生，寄希望于自己下一代上名牌大学，这个年龄群

体“回收梦想”的愿望特别强烈。二十年前，我参加同学聚会，餐桌上的话题几乎都是某某的孩子考上了某某大学，某某的女儿“托福”考了 620 分等等。只要有孩子考取名校，做父母亲的就以孩子的成绩为荣。这不足为怪，但是，这类聚会往往会引发互相攀比，会给孩子年龄尚小的与会者无形的压力，最终，这种压力会转移到他们的孩子身上。我有一同学的女儿当年准备读护士学校，因为有助学金，她的母亲受到同学聚会气氛的感染，执意“回收梦想”，一定要女儿改变志愿，报考名牌大学。但是，经过“家庭战争”，女儿胜利了。现在她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工作，两次被派往国外培训、工作，还出版了一本专著。其实，读名牌大学和职业生

从点到面叠加成当下国际问题的广度与深度。困境与绝境，是这部影片将严峻的现实揭示给观众的重要剧情推进器。面对这样严酷而惨烈的惊恐危机，作品彰显正义利权与大国担当，通过杨锐率领的蛟龙一队的危境救援和华裔女子夏楠对核材料黄饼的调查追踪，成功塑造了中国电影人物长廊的新形象。

杨锐的执着、坚毅，对战法战法的娴熟，对绝地致胜和拯救生命的渴望，造就了他在失去通联、失去战场支持的困境中，顽强孤行，依靠团队，依靠战法的灵活多变，将无数次无法胜算的死局，转变成一招制敌的胜机。对杨锐来说，所有的过往只为一个结果，那就是：中国海军，接你们回家。

走向深洋的出海之作

李刚

做出了用自己去替换中国工程师邓梅的凛然之举。仔细想来，这部电影恰似全球化的攻防之作，也是中国走向深洋的出海之作。当我们拥抱全球化，当我们置身于全球化互联互通互相交织的巨大齿轮中时，全球化大洋中的蚀浪、恶浪、黑浪，食人之浪都会汹涌而来。既然向海

夏楠，是另一位具有时代印记的年轻人。作为记者，她专业、敬业。为了真相，她可以直面死亡威胁，不计后果。作为女性，她固执、自负，散漫中又显果敢无私。她的家破人亡，激励起她与恐怖分子干到底的决绝。全球化在她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记者的职责让她孤注一掷地追踪核材料黄饼踪迹一路而来。在生死关头，她毅然做出了用自己去替换中国工程师邓梅的凛然之举。

而生，那就无惧任何险风恶浪。中国是片海。海与洋的流通、交汇，是我们这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变革所在。国力，是我们的先手棋；战力，是我们的制胜棋。《红海行动》让我们窥视了近年新军事变革以来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战法、技能的科学化、科技化的叠代与升级。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走向大洋的伟大航行中，她所承担的国家使命和国际义务将更艰巨、更复杂。她所扮演的角色将会更多元、更崇高。这就是杨锐、夏楠、邓梅等告诉我们的类所面临的新境况、新挑战、新价值。

十日谈

在大光明电影院遇见 99 岁埃里克·侯麦，请看明日日本栏。

责编：杨晓晖